《理想国》卷十讨论梳理（有些讨论在课上可能无法覆盖或者不够充分、不够准确，会在此补充）

**一、对小组展示的补充和澄清：**

Q：模仿的层级关系——为何画家（诗人）离真实很远？

1.画家模仿的是工匠制造出来的实物或自然中的具体实物，而非事物本身（理念）；

2.实物则是模仿其本身（理念），其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是什么。

（例如，床是使人能够舒服地躺着睡觉的东西，具体的一张方形的木制床则是对这个床本身的模仿，画家画下来的木床则是对这张木制床的模仿，且只模仿了一角度；

再如，人是能够运用理性追寻幸福的生物，具体的某个人则是对这个人本身的模仿，诗人描述的人只是对某一个人的一部分行为表现的模仿。）

Q：厄洛斯神话并没有体现善有善报？

任泊逸：善报意味着有个更高的存在对人的审判，不受人控制。

说明：

1.佛教的业报并不预设有一个更高的存在掌控这一切，而是因缘就是这样运转的；涅槃者与基督教中的上帝不同，并不能掌握因缘和合的过程。

2.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回报这一点，宗教与哲学大体是一致的。

3.哲学（柏拉图）与宗教的不同在于：只是依靠习惯去行义行善不够，需要明白理由（即有知识），才能真正选择最幸福的生活（619B-D）。

4.柏拉图也并未否认有一些人不可掌控的因素，例如抓阄的偶然性（619D），以及我们此前谈到的“机运、神助”等；但他相信掌握真正的知识后，这些不可控因素不会影响人获得幸福（620C，奥德修斯抽到最后一号但选择的正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5.综上，如果善报意味着得到好的回报，而不蕴含有一个更高存在的审判的话（如佛教），那么靠自己、靠知识得到的幸福生活也是善报。

因此也能回应“厄洛斯神话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将正义者幸福最后依托于信念而非理性？”的质疑

**二、补充未能覆盖的问题：**

Q：模仿与创造的界限在哪里？大部分学习都建立在模仿上，模仿的地位真的那么低吗？

模仿仅仅是模仿而不是创造的原因它只是复制（而且复制不好）实物的某一个面。

创造依赖于理性，要知道原理，而一旦涉及原理，就有理性的理解。

算不上学习的原因也在于模仿并不依赖理性，而仅仅依赖感官或情感。

学习中的模仿，会被称作观摩或实习（例如卷五提到的带孩子们去相对安全的战场，以及技工对孩子的教导，467A），因为它要理解原理。不可否认的是，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模仿相较于算术、几何或者辩证法等更加脱离感官、进入理性、理念领域的学习来说，更加低级。

Q：使用者一定比制造者更加了解东西吗？电脑呢？

“使用”具有更高地位的理由在于，它与目的相关，601D（结合卷一，技艺的好在于其目的，333A，341D）。制造东西是为了使用，如果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符合使用习惯，那么就无法制造出好的东西。

**三、讨论：**

Q：是否克制都来自理性与法律，让步都来自纯情感，604B ？理性有局限，反而可能向悲伤等负面情绪妥协（从而软弱、沉溺情绪）；情感（如爱）反而可能会使人克制。

反问：在什么例子中，克制来自于情感而非理性？

（报仇的例子：悲伤与欲望相关，因为失去了至爱；愤怒与激情相关，因为想要为至爱伸张正义；正当的“报仇”与理性相关，此时理性克制悲伤，借着愤怒的力量而又克制愤怒的冲动；不正当的报仇正是理性被悲伤与愤怒吞噬，愤怒服从于悲伤，出于痛苦会作出冲动违法的事情。）

补充提问的理由：喜欢不具有排他性，可以同时喜欢很多；但是爱具有排他性，心里只有一个就不再想其他。爱的排他性不来自于理性反思，而是纯粹感情。情感的专注性与理性无关。

追问：是否专注的对象是一个独特个体的整体？

1.如果爱的对象换掉了躯壳如何？（爱的是灵魂，还是身体？前者接近理性，后者接近情感）

2.如果爱的对象性情大变如何？（爱的是灵魂中的好的部分，还是灵魂整体？前者指理性，后者指其他）

王文思的举例：母亲为了孩子把食物都留给她结果自己难以生存。如果原本两个人都可以生存，可是出于爱却没危机到自己的生存，那么这样的爱是克制吗，是否可以说牺牲或奉献的冲动过分了？理性的爱是在保证孩子生存的同时，尽可能自己也能生存，这是克制。

如果现实中爱体现出了克制，或许也是出于理性。

赵嘉成的举例：与亲生子女20年没见感情会深吗？

网恋奔现失败的例子

卢登山：1.爱的其实是对象的影子，或者说自己对对象的幻想，这种幻想往往会被升华，而现实与幻想差距越远越失望（举例《了不起的盖茨比》）；2.爱的持续是因为从这个幻想中获得了幸福感与成就感。

李宏宇：爱出于某一种感觉（举例猩猩需要温暖怀抱、享受与某人在一起的自由状态等），因此也许并非爱的是某个独特个体的整体。

如果爱的对象某部分的变化会导致爱的消失，那也许爱的并不是会变化的东西，而是普遍的、稳定的东西。

秦蓓嘉：以上例子不是在讨论爱本身，而是爱的理由；而爱的理由也许不都是能说明的，还有一种偶然性。（有关偶然性和爱的关系则是另一个探讨了：独特个体的整体是否意味着偶然性？）

如果爱的对象是普遍性的东西，那么如何爱上普遍永恒而不是沉迷于特殊易逝的东西？——柏拉图强调理性的理由。

高志海：欲望、激情需要在理性的控制下才会有积极作用，举例卷四给出的灵魂和谐状态。

Q：秦蓓嘉：情感发挥作用不能离开理性，那么理性是否能离开情感？小组：苏格拉底是否太看重理性而忽视了情感（欲望）的积极作用？ p606D

余文硕：

1.社会因素：柏拉图看到了欲望对雅典造成的危害，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补充：当时说的是“对苏格拉底造成伤害”，也许并不准确，因为苏格拉底从容赴死，他的肉体因雅典人而逝去，但是灵魂却因理性和知识得以坚固永恒，这也正是柏拉图强调理性作用的原因。）

2.理性不具有目的，只是逻辑推理；追求至善是一种更高级的欲望，是理性的出发点，这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的。（补充：这个想法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类似：a.追求幸福是人的目的，是无需讨论的前提；b.欲望是动物得以行动的一个共同因素（无论这种行动是寻找吃喝还是学习沉思）。）

张慧妤：达到至善是最终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纯粹理性的（补充：参考卷二神的状态）；而追求至善中的欲望只是过程。

卢登山：欲望指向自我消灭，因为一旦达到欲望追求的目的，欲望就消失了（例如想吃东西，吃到了）；但理性中的欲望（卷九梳理提到的boulesthai）则无法真正达到最终目的（即成为神）。理性是有一个目的的，那就是成为纯粹理性的神。

**四：小结：**

在卷十我们看到了一些矛盾：

1.人追求永恒，但是却无法达到永恒；

2.人追求统一，但是却面对纷繁多样；

3.人追求稳定和必然，但却受偶然和运气的影响。

4.柏拉图强调理性，排斥戏剧，可是自己的作品都是对话，对话中常用比喻和神话来作证。

在厄尔神话中，柏拉图或许是希望能在升华后的世界里得到一致的答案：

1.人是个体，但与一个更大的整体（永恒）相联，因此灵魂不朽并且会进入轮回；人既是一个有限存在，生命却又超过任何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因为灵魂才是生命的原因，可灵魂并不限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2.女妖的歌声是八个独特音调的和谐统一；三女神（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出现于死后世界（即永恒世界）。这既不同于言辞城邦中的绝对同一（在卷五中我们看到这种一的艰难），也不同于堕落城邦的繁杂混乱。

3.人的生活既凭运气（抓阄），又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因此命运的偶然与理性的努力得以统一。

4.展现在灵魂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可以选择，但选择了也不能改。因此是有限的可能性与负责的自由。

5.好的习惯不能胜任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要靠指导生活的知识。因此知识和行动得以统一。

6.永世不得超生的暴君最大的恐惧在于无法重新获得身体和􏰁种特定的现世生活。这体现了灵肉结合的必然，以及二者总是存在张力：灵魂只有在有限生活中才能通过观念和知识获得幸福，对永恒的渴望体现为对有限生活的渴望；灵魂只有与身体结合才能幸福，可如果与身体结合，灵魂就有欲望和激情，因此不是单一的，也就难以保持不变和永恒。

有关《理想国》的论证与进展框架：

1.卷一：不同正义观

克法罗斯：传统——欠债还钱

玻勒马霍斯：习俗（引证诗人）——助友损敌

色拉叙马霍斯：智者——强者的利益

前两者都有合理处，也都有不合理处。但第三种则与柏拉图的观点形成明确对立：

色拉叙马霍斯：表面上是为自己，其实是向外追求钱财、权力——不正义

苏格拉底：表面上是为对象，其实是向内追求灵魂、德性——正义

这是卷一的二分。

2.卷二-卷四：建立言辞城邦，找到正义是什么

卷二提出了神，单一实在善，永恒不变——最好最终的目标，也是评价标准。

卷四指出来了灵魂的三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城邦三阶层。

这里的三分是一个在身体里的具体个人的灵魂。

对一个人或一个城邦来说：正义就是三部分的和谐；而和谐要求理性主导另两部分。

3.卷五-卷七：言辞城邦的现实性

通过三个浪头让国家成为“一”，使护卫者们能够超越身体限制，使城邦所用公民同心协力。

成为“一”才是整体最幸福的，这一点印证了卷四中三部分的和谐是正义，说明正义与幸福的一致。

另外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也为卷九和卷十重新转向二分做铺垫。

4.卷八：堕落城邦，不正义是什么

从理性主导逐渐下降到欲望乃至非法的欲望主导；从一致到杂多；从有序到无序。

出现了欲望的多样性。

不正义就是由于理性被奴役而导致的不和谐。

5.卷九：塑像喻，重新审视灵魂三分，并比较正义与不义的幸福问题

真正的快乐的论述为灵魂二分做铺垫：爱智者的快乐与爱敬、爱利的快乐不是同一个层面的。

欲望在三个部分都有，但这并不妨碍理性依旧是最重要的部分。

6.卷十：灵魂的不朽，厄洛斯神话，正义（智慧、知识）与幸福在永恒世界的保障

灵魂二分：爱智是灵魂的纯净部分，而另外两个部分则是灵魂进入身体以后沾染的尘世之物。

灵魂的不朽在于其纯净部分，这个部分也正是幸福之所依。（印证了卷二将神的单一实在、永恒稳定的至善作为判断标准。）